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楊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義 宗保領兵征智高

卻說楊宗保次日日出朝辭帝，領兵起行，望柳州進發。儂王聞知宋君遣兵來救，乃撤圍退回長淨關去了。宗保大軍不日到了常勝鎮，狄青等接見宗保。宗保將聖旨宣讀畢，狄青即捧印遞與宗保。見宗保鬚鬢皓然，乃冷笑朝廷如此遣將，安能取勝。宗保見狄青冷笑，大怒，喚左右擒下狄青，綁出轅門梟首。狄青曰：「我無罪名，何敢妄自誅戮？」宗保曰：「適來遞印冷笑，有失威儀。汝既輕慢，下皆不恭。吾安能統眾以破賊哉！假令聖上見老不用則已，若用之時，將印掛我，亦必斂容相授，使下有所敬畏。且今日來代領印，出自聖裁，豈我貪權慕祿而奪汝之兵柄耶！」言罷，喝手下推出斬之。文廣急跪下告曰：「父親才到軍營，即斬元帥，恐於軍不利。」宗保曰：「某自十三歲隨父出征，統率大軍，遇不用命者，即斬之，有何不利！」文廣又曰：「狄太師朝廷大臣，聖上所寵任者，今日不請旨斬之，恐聖上見罪。」宗保曰：「只看聖上分上，饒汝殘生。我豈怕汝為太師耶！」遂放了狄青。狄青被宗保恥辱一番，收拾回京。沿途痛恨宗保，乃曰：「不把此賊滅門絕戶，誓不為人！」不在話下。卻說宗保令軍士扯起楊家令字旗號，擺開陣腳，出馬與儂王天子打話。儂王天子見宗保鬚鬢雪白，又見手下一清秀孩童披掛端坐於馬上，遂問軍士曰：「汝等知此老人與那孩子否？」軍士曰：「那老者是元帥，那孩子是先鋒。」儂王聽罷，微微冷笑，暗忖道：「宋朝無人物如此，若早知道，提兵北向中國，天子已被我做多年矣。」遂言曰：「日前狄青硬抗我師，幾致喪軀。汝今較之狄青，半做土臭，尚來提兵出陣而為元帥！那個孩童，口尚乳臭，乃掛先鋒之印！中原人物，自此觀之，寥寥然，盡在吾目中矣。老將知事，早早拜伏馬前，他日不失王侯之封。不然，此劍利害，決不相饒。」宗保聞言，呵呵大笑，言曰：「汝曾聞曩者破天門七十二陣，擒蕭太后之人名否？」儂王天子曰：「彼女流也，被汝所欺。吾非女流，敵豈容易！但汝亦只能欺婦女耳，豈能敵鬚眉大丈夫乎！」宗保曰：「軍前不必饒舌，汝今謀逆，敢犯正統，果是有勇，舞劍揮槍，量必能之。但不知曉得些陣圖否？」儂王天子曰：「未學接戰，先學列陣，豈有不識之理。」宗保曰：「吾今排下一陣，汝試辨之。」儂王天子曰：「汝試排來，與吾一看。」宗保曰：「兩軍休放冷箭，試看排陣。」遂走進陣去。一調復出，問曰：「此何陣也？」儂王天子曰：「九龍出海陣。」宗保曰：「然也，還能認否？」儂王天子曰：「何陣不識，任從排來。」宗保又進陣一調，復出陣前言曰：「識此陣否？」儂王天子曰：「此八陣圖，吾國小兒亦識，豈我身居萬人之上而不識耶！」宗保曰：「汝有膽略攻打此陣否？」儂王天子曰：「尚欲直驅中原，橫行天下，今遇此小小陣圖而不敢打耶！」宗保曰：「汝試打之何如？」儂王天子諾之。彼心忖道：「楊宗保，亦如狄青易敵。又以此陣，我既知之，必能破之。」遂引松剛、張誠從生門殺入陣內而去。宗保見儂王天子既入，復將軍士一調，變成九宮八卦。儂王天子三人在陣內東衝西突，無有出路。又聽得外面喊殺連天，高聲大叫，要活捉儂王蠻頭。儂王天子大驚，遂念動咒語。一霎時怪風大作，飛沙走石。宗保笑曰：「此賊有這些本領，遂敢萌此大念。」乃提劍望北一指，大喝一聲，怪風遂息。儂王天子大驚曰：「此人是我冤家對頭。」正在慌危之際，忽東南角上一軍殺進，乃定兒五角王驅短劍軍，一直砍進，其鋒莫敵，宋兵俱各奔走。遂被他救出儂王天子去了。宗保乃分軍作五隊，望五處營寨殺去。

先是四國國王並儂王立五個營寨，及見儂王被圍，營營膽喪魂消，獨定兒五角王在柳州城聞知儂王門陣，恐有疏失，遂提兵來救。既救出去，只見宋兵分五隊殺來，俱皆棄寨走回長淨關。正走之間，忽前一軍攔住，為首一小將當先殺來。松剛欺其幼小，拍馬向前迎敵。只一合被文廣砍之。魏化與隆元交馬數合，將隆元砍於馬下。文廣、魏化二騎東衝西突，遇賊便砍，恰逢定兒五角王短劍之軍，英勇難敵。文廣思忖：此兵急難砍之，必傷其主將方可獲勝。遂詐敗而走。定兒五角王見文廣敗走，拍馬追趕。文廣撥回馬來接戰，將標槍一擲，標中其左股。五角王落於馬下。文廣近前正待砍之，忽儂王天子驟馬而至，大聲喝曰：「黃口孺子，敢如此無禮！」文廣遂與儂王天子交馬數合，不分勝負。文廣乃佯取用拖刀計去砍儂王，依王躲過，文廣見勝他不得，殺得性起，將交牙十二金槍之法刺之。儂王不能擋抵，身被數槍，拍馬逃走，與五國國王棄了長淨關退走柳州城去訖。天已將黑，宗保遂收軍屯於長淨關。有詩為證：

坐籌王壘智謀深，訓練強兵貫古今。

自顧勤勞甘百戰，白頭不改少年心。

次日，儂王天子升帳，調五角王曰：「大王何以知我困於陣中？」五角王曰：「哨馬來報，大王與宋人鬥陣，我料畢竟有失，故引兵相救。」儂王曰：「昨非大王，幾遇其害。但大王因救孤而被槍傷，孤心甚不忍也。」言罷，淚如雨下。五角王曰：「壯士臨陣不死便傷，此何足惜。請大王不必悲傷。」儂王曰：「五角王壯哉！正所謂勇士不忘喪其元也。」遂又言曰：「吾幼時聞宗保智力超群，破蕭后七十二天門陣，無人能敵。昨日陣上觀之，英勇還在。吾又欺文廣年劫，被他刺了數槍。正是虎父還生虎子。吾想起來，此宗保老兒英勇之甚，必惟用計，才可破之。」五角王曰：「昨日亦因欺敵太過，所以不甚提防，遂至大敗。」儂王天子曰：「誠哉是也。但不知列位大王有甚妙策，下教下教。」銳金秀曰：「請兩位大王先領兵埋伏萬春谷之兩頭，來日與宋人交戰，佯敗而走，棄了此城，直引進萬春谷去。待宋兵一進，伏兵齊出，截斷谷口之路。彼來衝時，多設強弓硬弩射之。不消月，宋人俱餓死於谷中矣。此計何如？」刺虎哈喇王曰：「楊宗保行兵如神，他肯令兵趕入谷來？那時功又不成，枉送了此一座城。依我之見，多備柴薪引火之物，佈滿此城之中。明日與宋酣戰，至晚佯敗奔走，棄了此城。彼必入城安歇，候至二更，復引軍圍城，齊射火箭入城燒之。列位大王以為可否？」儂王天子曰：「妙哉妙哉！正合孤之意也。」

次日儂王天子遂不出兵，暗備柴薪引火之物。既已停當，乃驅兵出城，直至長淨關前搦戰。楊宗保曰：「數日不出，此賊必有計謀。昨日探馬可曾回否？」問罷，一卒向前稟曰：「昨領鈞旨，打探消息。只見儂王軍士紛紛挑柴入城，今日即引軍出戰。」宗保曰：「此計只好瞞著孩童。」言罷，乃遣文廣出陣。文廣得令，引軍出馬罵曰：「誅不死的瘟蠻，還敢來戰！」儂王天子大怒，驟馬挺槍，直取文廣。與之交戰數合，詐敗而走，文廣不趕，儂王勒馬復回。戰上三台，又走。文廣亦不追之。宗保驟馬向前叫曰：「吾兒何不縱馬追之？」文廣曰：「他乃佯敗，其間必有詭計。」宗保曰：「無妨，只管趕上擒之。」言罷，儂王天子復來交戰。文廣又與門上數合，儂王敗走。文廣追之。宗保催動後軍，一齊殺去，直趕到柳州城邊。日將晡，儂王與眾棄城奔走。宗保驅軍入城歇息。

文廣見滿城堆積柴薪，急稟曰：「爹爹快令軍士出城，兒見街市俱是引火之物，倘彼射火箭入城，則我軍無遺類矣。」宗保曰：「吾兒放心，三軍皆入城歇。」

是夜，將二更，宗保與魏化等步上城樓，遙聽儂王軍兵將近城來，宗保口誦咒語畢，大喝一聲，迅雷大作，雨下如注。城下水深三尺，儂王軍士濕透重甲。天明收軍，回至萬春谷口。軍士造飯，向日曬衣。宗保喚魏化言曰：「汝領三千勁騎，直去萬春谷口吶喊，彼軍驚走，不必追入谷去，只奪得馬匹盔甲回來，是汝之功。」魏化領兵去訖。又令文廣領健軍五千，接應魏化搬運盔甲等類。文廣亦領兵去了。

魏化引軍既至萬春谷口，一聲炮響，喊聲大振。儂王與五國軍士驚駭亂走入谷。魏化與軍士搬運盔甲，搶奪馬匹。文廣引兵又至，將所棄之物盡皆擄回柳州城訖。

儂王天子走進谷中，見兵不來追趕，遂下令紮寨於谷，與五國國王坐定，泣而言曰：「昨夜之敗，非戰之罪，乃天敗也。假使非雨，彼軍俱作煨燼矣。」言罷大慟。五國國王皆勸曰：「勝敗兵家常事，大王不必如此感傷。雖敗兩陣，未曾甚折軍兵，明日再與決一死戰，有何不可？」儂王天子曰：「我軍疲勞，猶之可也。列位大王為孤受苦，吾心是以痛傷。」五國國王皆曰：「唇齒之敗，患難共之。今說此話不得。」儂王曰：「列位大王既無退志，孤能射神箭。明日試看孤射之。」言罷，於是傳令下寨萬春谷

中，整頓軍器，次日復出交戰，不在話下。